

2018年秋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小结

2019-11-19 10:43:27

2018年八月，我来到UC 伯克利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交换生活。如今在朋友圈偶然瞥见同学晒出的伯克利的照片，万般思绪涌上心头，回忆起在美国的点点滴滴，恍若南柯一梦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想过能拥有出国交流的机会，更未想过能来到伯克利——教科书中的科学圣地。感谢复旦大学提供的交流资源，圆了我海外求学的夙愿。由于复旦离家不远，这学期在伯克利的交流算是我第一次离家远游。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焦虑，我不得不孤军奋战，学会解决问题，自我疏导。学习上，我幸得名师大家的谆谆教诲，生活上亦是收获颇丰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旧金山湾区伯克利市，是世界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。伯克利分校是加州大学系统的创始校区，以“大哥”自居，加州California的英文缩写“Cal”与吉祥物“Golden Bear”出现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。因湾区水域广阔，整个校区又依山而建，独特的地中海气候催生了伯克利市宜人的气候：夏季相对干燥，连月无雨，而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上下，体感舒适；冬季温和湿润，最低不过十二三度，学着美国的同学，随意潇洒地披一件夹克在雨里行走不在话下。伯克利吸引我的，除了它久负盛名，宜居的环境，还有它宽松自在的氛围。24小时开放的Moffitt图书馆里，总有许多人捧着书或电脑箕踞而坐，或歪歪斜斜靠在沙发上讨论问题，不拘礼节。草坪上总有脸上盖本书躺着打盹的学生。南大门Sather Gate外的公共钢琴，主干道长椅上小伙子轻轻拨弄吉他，傍晚晦暗的树林间传来浑厚的萨克斯，高耸入云的钟楼地标Sather Tower塔顶奏响钟琴（carillon），悠扬的琴声飘荡在校园上空，传的很远，很远。



（夜晚的钟楼）



(Moffitt图书馆的楼梯)



(对战斯坦福的橄榄球赛人山人海，蓝色为UCB，红色为斯坦福)

作为**Nuclear Engineering**的学生，我选了三门四学分的专业课。在伯克利交换可以不受培养方案的限制，GPA的竞争也不如复旦激烈，选修课程相对自由些。比如我是核工程的学生，却想要选修一些物理系的课程稳固基础理论知识，于是我在伯克利选修了物理系的**Electrodynamics**和**Quantum mechanics**，加上核工的**Nuclear reaction and radiation**。每门课每周上课2-3次（**lecture**），每周还有一节额外的习题课（理工科专业称为**section**，文科或者商科可能是**discussion**讨论课的形式，而非习题课）。上课的教授不仅学术水平一流，人也十分友好，课前会给全班带各种小甜点，即使在课堂授课过程中，也会很随和的欢迎学生有问题随时打断他。有时因为课堂教学进度的限制，会邀请学生**office hour**来办公室继续探讨。我的名字不太好发音，他们会反复请我纠正，这种认真而质朴的对待学生的态度令人动容。



(物理系楼里的诺贝尔奖墙)

在伯克利交换，提供了融入美国文化的绝佳机会，尤其是在感恩节和圣诞节这种重要的节日。我的一位在美定居的中国朋友皈依了基督教，感恩节时邀请我去他们家所在的社区教会，与他们一起庆祝节日。每一户人家都带来美食分享，酒足饭饱后，他们虔诚的祷告，诉说感恩与对上帝的忏悔。尽管知道我没有入教的意向，教会的牧师仍热情的向我介绍基督教的基本思想，我们双方交流了对宗教的不同看法。通过这次难得的经历，我对宗教有了全新的认知，不由感叹美国文化思想宗教之多元。在伯克利交换的过程中，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。一方面是生活上的，初来美国，文化上的差异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最初的几天，我心情低落，孤身一人异国他乡无人倾诉，又逢生活上琐事众多，做饭烧菜等生存技能从头学起，雪上加霜。幸而有善解人意的室友、一同上课陪我聊天的课友（实际上是机缘巧合在伯克利读硕士的复旦直系学姐）在闲暇时的陪伴与开导，我逐渐融入了新社会新文化，向室友学习做菜的方法，学会为石子路上淘气的松鼠驻足，学会尝试不同的角度拍摄广阔的天空绚烂的晚霞，学会去RSF（健身房）健身.....在国内时轻视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，在伯克利交换时可着实感受到了。另一方面是学习上的，先前学习一直顺风顺水，又不注重英语技能的培养，尽管阅读教材和老师的ppt不成问题，但听力成了巨大的障碍，在伯克利听的第一节课堪比天书，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，为跟上课程带来的压力和阴影笼罩着我。和教授简要聊过存在的困难后，教授十分友善的表示理解语言上的障碍，并鼓励我上课遇到问题时及时打断他，把问题问出来，他有时间多余一定会耐心讲解。在教授的鼓励下，我上课更加认真，逼着自己听清上课讲的每一句话，同时我也做好录音工作，课后反复听。到第一次midterm时，我的听力和对授课内容的理解有了显著的提升。美国的教育体系与国内大相径庭，相比而言，它更开放，更多元。就拿伯克利来说，学生组成复杂，除了美国本地的学生外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生和交换生，工作了四五年二十七八岁想要念个本科的社会人士，以及一类从社区大学（类似于国内的二本专科）转学过来的转校生（transfer student）。无论生源如何，他们一旦被伯克利录取均享有同等的待遇，有的人因为某些原因曾与名校失之交臂，仍然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入学途径进入名校深造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。我欣然向往这样的教育体系，在中国，转校和先工作再读大学的观念尚未被普遍接受。据我所知，上海正在做相关转校政策的尝试。相信多年后，更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建立，让更多的人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为国家培养储备更多的人才。这段不短不长的交换经历，帮助我更好的作出自我定位：我是否真正喜爱、适应欧美文化，海外求学是否真正适合我。美国是个神奇的地方，它有到处弥散的大麻味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也有上下公交车时热情的与司机问好、say goodbye的市民。美国的多元化造就了一个远不同于中国的社会，无论建设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社会，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，还是小我层面的拓宽视野增添生活阅历，在美国交流的经历都是极其珍贵的。希望有更多同学能够抓住复旦提供的机遇，多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相信你们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



(Sather Tower下静待夕阳)



精心装扮的民居



Sproul Hall前乐队表演



在美国度过的中秋节